

同住的三家人

一 幕 劇

兮 龔 作

廣 州 劇 聯 出 版

廣州新興戲劇團體聯盟戲劇叢書之二

同住的三家人

幕劇
一
今 龍 作

同住的三家人

一 幕 劇

【地】

廣州

【時】

現代

【人】

王素薇（小學教師）

其母

陳大嫂（桂卿的妻）

陳桂卿

阿明（電燈匠）

阿勤（織布的女工）

收房租的及其小夥計

警察

李十五（官僚式的投機商人）

阿開（李之僕）

阿雲（李之汽車夫）

一個小學女教師王素薇的家。兩套間，前面是客堂，後面一間臥房，用板門隔開；後面還有兩間小房。從舞台的左邊看去，抽了一條小巷，這就是通後頭房間及廚房的路。事情出於廣州，佈景是拿廣州市那些出租的鴿子籠式的房屋作模型的。

這所房子因為舊了，交通又不便，所以比較便宜。王素薇租了這兩間，便拿來隔成四間，她和她母親住一間，後面兩間分租給人，客堂公用。客堂不過勉強可以放張棹子，幾把平頭櫈，可是在廣州卻也稱之曰廳，這個廳是公用的，王素薇是個小學教師，她教的是唱歌和體操。她父親本是個研究教育的，所以她受過相當的教育。

她的父親因為得罪了校長，被誣為鼓動學潮，受了官府的懲罰，回來一氣死了。撇下了

她母親和她，還有她哥哥。她哥哥因為沒有錢，不能受高等教育，便在一家舖子裏幫生意，在民國廿年十月十日，因為參加民衆抗日運動在永漢路被警察當場鎗斃了，便只賸下她獨力維持母女二人的生活。

素薇的母親，自從丈夫一死，憂愁成病，因此她深信有勢力的人萬萬不能得罪；她因兒子一死她更氣瘋了，她精神髣髴，有時明白有時糊塗，過度的刺激使她變成這樣。她聽不得呼喚的聲音，尤其怕聽群衆的喊叫；她又最怕警察。她們分租的房客一個是靠替人家縫衣爲生的女人，她的丈夫是一個汽車夫，正失了業，還有一個是電器工人，他的老婆正養了兒子，病在施醫的醫院裏。

開幕陳大嫂正在縫衣台上靜靜的，只聽見縫衣機器軋軋地響，忽然聽見隔壁有呼喚及爆

竹聲。（廣州每逢放爆竹因怕鄰居的小孩子驚嚇必先高聲驚告）素薇的母很警慌的樣子開門出來，



王母 不是開鎗吧？

陳大嫂 （冷冷地）隔壁敬神呢，

王母 大嫂，你不騙我罷？

陳大嫂 哼，騙你作什麼？

王母 我剛才正在作夢，又夢見我的兒子，滿身是血，忽然看見許多警察說他不應該抵制日貨對他開鎗，鎗聲還在響着呢！

陳大嫂 人已經死了還想他作什麼？你也這樣大年紀了，自己保重些才是。

王母 陳大嫂你還沒有養過小孩子，那裏知道撫養一個兒子長大成人的艱難苦楚？你沒有兒子和親熱過，你那裏知道親生兒子的可愛？我

的丈夫不在了。我指靠我的兒子，誰願意千辛萬苦養大一個兒子送給警察去殺死？誰知道千辛萬苦養大一個兒子，就竟被警察鎗斃了，我有一次走過永漢路我知道那就是我兒子被殺的地方。你想，一個可愛的小孩子，被鎗打死在馬路上，作娘的是怎麼的難過！他雖然沒有進過大學，在舖子裏幫生意，也養活一家人呢。如今只靠我的女兒教書，她身體又不好……，
噯，老太婆還有什麼指望！要不是怕我女兒爲難，我早就一條麻繩吊死了！（老太婆儘管嘮嘮叨叨說個不斷，陳大嫂卻聽得不耐煩。）

陳大嫂 說也是枉然，「每天念着更是難過，不如丟開不去說他。」萬般皆由命，想到是命，就不用那樣傷心了。

王母 我知道我是不該對人多說的，——

陳大嫂 不是。

王母 我也不知道爲什麼一開口就要說到這個上頭去？孤寡老太婆有冤沒處訴，明知說也沒有用，多說還讓人討厭，可是不說呢，心裏忍不住，——唉，這真是前世的報應？

陳大嫂 去年那椿事，真是死了不少人，還有許多人連尸首都不知道弄到那裏去了。總之是世界不好，大衆遭殃，有錢的好一點，窮人只好活受罪。像我們，一天奔波勞碌，肚子都弄不飽，現在我丈夫又沒有工做了，一天喝酒鬧皮氣，像我這樣，不如被人打死，倒還痛快些。

王母（搖頭）你是沒有兒女才說這樣的話呢。好比我，年紀這樣大，受盡了一生的苦，死也死得了，可是這時候我死了去叫我女兒怎麼樣呢？——嗟呀，時候也不早了，怎麼我的女兒還不回來？……我總怕方才我那個夢……我總覺得會出什麼事？……

陳大嫂 怎麼我丈夫也不回來？

【此時忽有叩門聲甚厲，兩人大驚，都不敢去開門】

王母 不是催房錢的吧？

陳大嫂 是誰呀？

門外聲 收自來水錢的。

陳大嫂 （回頭望王母）怎麼樣？

王母 請他遲兩天來罷。

門外聲 開門，開門！

陳大嫂 （推開小門）今日不便，請遲幾天來罷。

門外聲 遲幾天？我不像你們這樣得閒。要就明天送來，要不就明天我們來剪斷水管子。沒見過你們這樣麻煩的！（說完聽見皮鞋聲走了）

陳大嫂 （關門）哼，真好凶！一點情理都不講。

王母 只望你當家的早點回。你們兩家的房租今天再要沒有那就糟了。老實說，要是我的兒子

在，我決不會拿後面兩間房出租，現在房租欠了好幾個月，弄得不好，房東就會來封門了；水也要斷了；所以並不是我們逼你們，因為別人要逼我們的。只怕再不付，大家住不成了。怎麼了？！

陳大嫂 大小姐在學校裏今天領得到薪水罷？

王母 她那點薪水怎麼够？要是我住得起全間房子，我也不拿來分租給人了。

陳大嫂 您不容說，我都明白。也真是不湊巧：我們呢，我丈夫一直失業沒有工作；那一家呢，老婆又養兒子；甚麼事都碰上了，要不然何至於這樣？

王母 你當家的作什麼去了？

陳大嫂 還不是找工做去了。要是找不到工做，也總要弄點錢回來。——我想他還有幾個朋

.....

王母（長嘆，她撫着胸口）我的病恐怕又要發了

•【外面有人叩門】

陳大嫂 想必是我丈夫回來了。（她去開門）

【進來的是同住的電燈工人阿明。他手上掛着一卷電線，身上掛着一個口袋。】

陳大嫂 唷，阿明哥，你回來了。恭喜你，養了個大少爺。

阿明 恭喜什麼？工人那裏會養大少爺？

王母 大嫂好麼？

阿明 不很好。平常日子太過勞苦了，又沒有吃甚麼補養的。——

陳大嫂 在那個醫院？

阿明 在中大醫院，因為那裏可以留產免費。可憐我們夫妻一共養了三個小孩子，這個是第三個。頭兩個一養下來，馬上就聽憑醫生送給人家去了。因為那個時候，我們實在太苦了，無

論如何沒有法子養小孩子；送給別人了，還不知道是男是女，也不知道是生是死。……

陳大嫂 可憐！事後想起來不難過嗎？

阿明 所以這回這個我一定要好好的撫養他。可是，從此以後，我女人不能作工，擔子全在我身上了。

陳大嫂 男的還是女的？

阿明 是個男的。

王母 恭喜你。

阿明 就怕沒飯吃呢！工人的兒子隨時都有餓死的危險！

王母 喂，阿明哥，房東來催過好多次房租，今天自來水又來了，明天不付錢就要斷水了……

阿明 阿，是了是了。今天幸喜朋友幫忙，借着了幾塊錢。……（他從懷裏掏出五張一元中央紙幣）對不住，好容易湊了這幾塊錢，還不够

還你的房租，請你收着，讓我再去想法子罷。

（他把紙幣放在桌上，陳大嫂低下頭來，又起身走近門口，意思是想等她丈夫回來。）

王母（看着桌上的紙幣）五塊中央紙，還差得多呢。你們欠了兩個月租十二塊毫銀呢。——陳大嫂，你們還要十四塊是不是？

陳大嫂（點頭）

阿明 我實在是沒有辦法。……

王母 要不然只好是大家住不成。（她急得要哭出來）而且還有房租費催過兩次了。

阿明 老太太不要着急，等你的小姐回來，我們大家來想個法子……

王母（不等阿明講完）請你不要指望我女兒罷。我的房子也是租來的，沒有法子才分租，我的女兒當的是小學教員，跟你們賺的錢一樣多。我老太婆是不中用了。她今天領得到薪水領不

到薪水還不知道呢。

阿明 我並不是說指望小姐幫我們甚麼忙，不過儘管窮也總要有個打算。我們要住下去，或者就把我們一點零碎東西賣得的賣，當得的當，湊起來，把房租警費自來水付了；不住下去，也要想個妥當的方法，決不叫老太太你爲難的。陳大嫂你說對不對？

陳大嫂 我們也知道王小姐不是拿房子來賺錢的，我們差不多是合起來過日子一樣。論道理我每個月幫裁縫店裏縫衣邊也有六七塊錢的進入；我丈夫開公共汽車，也有四五十塊錢；省吃儉用，吃飯，住房子，穿衣，並零用也够了。就經不起作幾個月停幾個月，寅年支了卯年糧，一步趕不上一步。像他在長途公司開汽車，本來還不錯，誰想因爲這樣捐那樣捐，跟住又是左一個題目右一個題目，捐之外，還要一次

一次的問公司借錢，把個公司弄倒了，只好關門大吉；好，真不知道幾多人失業呢！我們何常不知道要趕緊付房租；我們何常要白住人的房子；我們真是難過死了。到了真沒有法子的時候，還不只好聽憑大家怎麼處置便怎麼處置罷了！（她說完了嘆聲長氣，大家一同嘆氣，沒有話說。幾秒鐘的沉點；有一個人推門進來。陳大嫂一看，正是她丈夫陳桂卿，帶着些酒意。）

陳大嫂 你到那裏去了？等得你真要快死了！

陳桂卿 （他不回答他老婆的話只是釘住棹上的錢）啊喲！好多的錢！

王母 桂卿哥，你回來了嗎？想着些法子沒有？

（一面說一面將棹上的錢收起）阿明哥，我暫且收着你五塊。……

陳桂卿 甚麼？

陳大嫂 看你的樣子，又喝了酒了。家裏的事你是不管的。你說你出去弄錢，弄着了沒有？

陳桂卿 錢？有的是。（他從口袋中抓出一把銅子望棹上一慣順勢坐倒在椅子上）

阿明（笑了一笑）。

陳大嫂 家裡急得這樣，你還有心腸去喝酒。

真是……唔！我真不好怎麼說你。

陳桂卿 不喝酒怎麼樣？……

陳大嫂 噯！

陳桂卿 我跑了好幾天，朋友借給我一塊錢中央紙換了六毫半，買米不夠，買柴不夠，媽的雙蒸來一壺罷！哈哈，痛快得多！

陳大嫂 房租呢？

陳桂卿 幾多啊？

陳大嫂 十四元你不知道嗎？

陳桂卿 小事。不相干的。（王母有喜色）